

长篇揭秘小说

剖析高房价幕后隐权力
揭秘都市报运作潜规则

首席女记者

修仰峰■著

南河市房价成本清单

本报首席记者 ■熊赳赳

天天朝夕相处的人，相处的时间比家人、亲近之人还多，可又是熟悉的陌生人，陌生得让人心生寒意。熊赳赳再也不想在部门多呆一分钟，背起包走人。

“赳赳，等等我。”莉莉跟出来了。熊赳赳问她怎么不写稿，她说没什么稿写。看得出，她想说什么。

熊赳赳也正想从她口中套东西出来，便说吃饭去吧，我请客。莉莉爽快答应了。

在一家粤式茶餐厅吃饭。熊赳赳点了好多莉莉爱吃的菜。莉莉吃得满嘴是油，熊赳赳想知道的内情也顺溜地跟着出来：那个据说是戴市长坚强后盾的省委副书记，在上午一个媒体座谈会上特意谈到媒体监督的问题，说要保障媒体对房地产的正当监督，但接下来重点说的却是，大力整顿

新闻民工熊赳赳一边接电话，一边走进办公室。包打听莉莉凑过来，神秘地说：“出大事了！”

熊赳赳脖子夹住手机，左手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右手拿起报夹上的一摞报纸扔在桌上，坐在位子用脚趾摁了一下电脑的开机键，顺手把水杯塞给莉莉。

手机里老陈还在诉苦：“熊记者，你说他们讲不讲理，打官司都输了，就是不把钱给我们……”老陈是南河市月秀区综治办退休干部，熊赳赳还在社会部的时候，经常热心提供线索，一来二往便认识了。去年老陈新搬进去住的那个小区，一笔三百多万的公共维修基金，开发商南河市政开发建设公司就是拖着不给小区。老陈自告奋勇，牵头当“讨债主任”，托熟人说话，自己掏钱请开发商吃饭，

官司赢了，也申请强制执行了，可开发商就是拖着不打款。

现在，一向乐悠悠的老陈都急了：“他们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报社能不能曝光一下？”

熊赳赳苦笑。敢这么无耻的开发商，曝光有什么用？再说，自己不在社会部了，这类“单子”不方便接手。只是这些东西，老陈不明白，越解释，只会越说不清。

熊赳赳只好开玩笑说：“他们不仁，你们也不义，把事情搞大，人家可不认账。”

省领导关注了，市里领导就急了。对这个迁得可爱的小老头，熊赳赳一时无语，又要赶着写刚出去采的稿子，便说：“我再想想，有好办法，我马上通知你。”

老陈同志，不要灰心，党和人民支持你，相信你一定能够要回钱的！

老陈这才挂线。熊赳赳这才挂线。熊赳赳这才挂线。

熊赳赳这才挂线。熊赳赳这才挂线。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女记者/修仰峰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26-0283-0

I. ①首… II. ①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959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259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283-0/I. 13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新闻民工熊赳赳一边接电话，一边走进办公室。包打听莉莉凑过来，神秘地说：“出大事了！”

熊赳赳脖子夹住手机，左手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右手拿起报夹上的一摞报纸扔在桌上，坐在位子上用脚趾摁了一下电脑的开机键，顺手把水杯塞给莉莉。

手机里老陈还在诉苦：“熊记者，你说他们讲不讲理，打官司都输了，就是不把钱给我们……”

老陈是南河市月秀区综治办退休干部，熊赳赳还在社会部的时候，经常热心提供线索，一来二往便认识了。

去年老陈新搬进去住的那个小区，一笔三百多万的公共维修基金，开发商南河市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拖着不给小区。老陈自告奋勇，牵头当“讨债主任”，托熟人说话，自己掏钱请开发商吃饭，钱花了不少，开发商还是不给钱。

老陈问熊赳赳怎么办。熊赳赳说，只有一条路，告他们去。老陈

说，他们可是市政府的公司，告他们不就等于告市政府，不好吧？熊赳赳说，不告他们，一百年也拿不回钱。后来，老陈联合两百名业主集资打官司，官司赢了，也申请强制执行了，可开发商就是拖着不打款。

现在，一向乐悠悠的老陈都急了：“他们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报社能不能曝光一下？”

熊赳赳苦笑，敢这么无耻的开发商，曝光有什么用？再说，自己不在社会部了，这类“单子”不方便接手。只是这些东西，老陈不明白，越解释，只会越说不清。

熊赳赳只好开玩笑说：“他们不仁，你们也不义，把事情搞大，才能要回钱！”

老陈来劲了：“怎么个搞法？”

熊赳赳说：“打个比方，你们业主势如破竹直接杀到省政府门口散步，省领导关注了，市里领导就急了。一急，那些孙子敢不屁颠屁颠还钱？”

老陈说：“咳，别逗了，我天天都在省政府附近散步，有什么用？”

对这个迂得可爱的小老头，熊赳赳一时无语，又要赶着写刚才出去采的稿子，便说：“我再想想，有好办法，我马上通知你。老陈同志，不要灰心，党和人民支持你，相信你一定能够要回钱的！”

老陈这才挂线。

莉莉递过来水杯：“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闲工夫聊电话？”

莉莉一向消息最灵通，就报社里连蟑螂偷情的事都瞒不过她，出点什么事总是一副危言耸听的模样，所以熊赳赳没理她，一目十行浏览完该看的报纸后，就琢磨起下午南河市高铁工地坍塌发布会这事，想怎样安全出稿，又有市民爱看的看点，战胜《南河晚报》。

莉莉几乎是贴到熊赳赳的耳边：“没骗你，真的大事不妙。”

熊赳赳抬头看了她一眼，一副爱听不听的样子。只有这样，莉莉才会爽快地说。

果然，莉莉看看四周无人，小声地说：“三小时前，市委宣传部的三个人到宋总办公室，关起门，好像吵得很凶。据我的可靠情报，这三个人是兴师问罪来的，跟你前两天写的房价成本有关哦……”

熊纠纠笑了：“是吗？”这怎么可能，南河市房价成本清单来自南华市物价局的调查统计，还形成了文件，自己不过率先拿到文件，并邀请业内知名专家详细解读，编辑部做了两个版重磅推出，在市民中引起轰动，当天的《南河快报》卖到脱销。这篇稿子也获得据说是《南河快报》创刊八年来总编辑好稿奖单日最高额3000元。

莉莉说：“你别不信，据我的可靠情报，这次他们要来狠的……”

“单莉莉，不好好写稿，嘀咕什么？”时政部主任南君走进办公室，脸色很不好看，“《南河晚报》今天见报的市区要禁电动车，还不想办法补缺补漏？”

莉莉吓得老鼠一般，吱的一声消失在角落的格子间去了。

“纠纠，你跟我来。”南君说完，又转身出了办公室。

熊纠纠一惊，快步跟出去，问：“南姐，怎么了？”

南君望了熊赳赳一眼，拍了一下肩膀，眼泪在打转。熊赳赳又一惊，来南河快报快三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铁娘子之称的她如此表现脆弱，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南君叹口气：“到宋总办公室说吧。”

一进宋总办公室，里面压抑的气氛更是让熊赳赳暗叫不妙。社长和总编一肩挑的宋总弥勒佛的身躯将椅子压出烦人的噪声，脸涨得通红。熊赳赳往他桌上一看，果然放着速效救心丸。

自两年前，宋总因铁忠良事件和月秀区检察院检察长当场拍桌子，血压陡高中风住院一次后，他总是“淡定”自若，已经极少极少这样激动了。

编辑部赵主任呢，揪着他鸡窝一样的头发团团转，配上高瘦的身材，看上去就是一根竹竿在自个儿玩钢管舞。他火冒三丈的时候，总是

这样的。熊赳赳想，究竟怎么了？

还有三个副总，熊赳赳一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他们除了在大小会上高谈阔论，报社有事时，一般找不着；事情过去了，他们又出现了，忙于邀功，好为人师。所以，熊赳赳只能用甲、乙、丙来称呼他们。

副总甲，无论寒来暑往，总是西装革履，而且领带总能打出最潮的结，一站一立也是明星的范，可今天，领带明显拉歪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啊。

副总乙，一年四季唐装一件布鞋一双，手里全天候捏着据说开了光的一串佛珠，俨然就是不食烟火的化外高人。可现在，他一根接一根抽烟，呛得很俗地咳嗽。

还有副总丙，北方大汉的身躯和小媳妇的神情，言必称宋总如何如何。现在，愣在那里，好像被抽了筋。

熊赳赳沮丧死了。这是怎么了？难道真像莉莉说的？

“小熊来了，坐吧。”宋总说，“是这样的，刚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奉戴宗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之命，来本报交涉，说你前两天写的《南河市房价成本清单》一稿严重失实，要求本报明天刊登你写的声明，说这纯粹是杜撰的假新闻，毫无事实根据，并且向南华市民道歉。”

熊赳赳跳起来：“他们是在诬蔑，报道字字句句都有出处，哪里假新闻了！”

宋总示意熊赳赳安静：“别激动，我也是这么回复他们的。”

副总甲有气无力地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做点姿态，他们这次不会善罢甘休的。”

赵主任冲过来说：“我们没错，做什么姿态？他们市宣算个屁，管不到我们省报，还有那个常务副部长，看他刚才人模狗样的，我就想吐，他什么老底，我还不知道……”

宋总打断他：“好了，这个时候不说这个。我的意见是，身正不怕

影子歪，暂不理睬。大家觉得呢？”

副总甲嘴巴动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副总丙自然不停点头，说宋总高见。只有副总乙突然扔掉只抽了一半的烟，说：“常务副部长说得也有道理，我们出示的那份文件虽然有物价局长的签名，但他们毕竟还没有正式召开发布会，所以不能说就代表了物价局的官方态度。还有，文件是复印件，有点模糊，说这是伪造的，也不是一点站不住脚。熊赳赳，我问你，当初为什么不拿到原件，还是没有原件？”

副总乙据说在省领导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总在关键时刻和宋总唱反调，这些是哪个单位都免不了的微妙的派系争斗，熊赳赳一向不关心，但这次冲着自己来，让她气炸了：“你什么意思，凭一份模糊的复印件，就说我在做假新闻，可笑不可笑！”

副总乙也火了：“这样跟领导说话，你什么意思！”

赵主任替熊赳赳打抱不平：“作为领导，哪有这样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有点气质好不好？”

副总被顶住了肺，但面对一向刺头的赵主任，他无可奈何，就冲着南君喊：“南主任，看看你手下干的好事！”

在一边发呆的南君说：“副总，政府部门的重要文件能拿到复印件，就是跑时政口记者的本事了，这是常识，您也经常在会上这样教导我们。”

副总甲附和：“就是，现在要枪口一致对外，想办法如何应付他们。”时政部是他分管的部门，再怎么着，也得罩一罩。

副总乙又貌似火了，但语气压住了一些：“诸位，你们以为我吃饱没事找事？我也是在为报社的前途命运着想。《南河快报》是看上去好风光，发行量最大的省报啊，可也就处级单位。人家戴市长什么级别，前途不可限量的正厅级！再往上看，省委那位据传就要转正的副书记，和戴市长什么关系，不用我多说了吧。形势很吓人的！”

赵主任又和他杠上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想屈打成招，制

造冤假错案？”

副总乙：“幼稚！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潜规则不用我给你普及了吧？”

赵主任又顶：“哼，敌人还没开始进攻，就迫不及待地举白旗，说到底是懦夫，没种！”

副总乙气得佛珠掉到地上都不理，拿起烟灰缸。

宋总拍桌子：“都是报社的领导，像话吗？就暂时按我刚才说的做，还有，这事保密，只限于我们几个知道，散会！”

吵得一地鸡毛后，一行人沉着脸相继出去了。

宋总叫住南君和熊赳赳：“南君，今天下午高铁工地坍塌的稿子，让其他记者按通稿模式写一下就算了，小熊你不要介入。”

熊赳赳不解：“宋总，我哪里做得不对吗？”

宋总叹口气说：“小熊，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这段时间你不要再生写负面的东西，是为了不再激怒他们，给双方一个缓和的余地，看怎么让这事过去。”

熊赳赳闷闷不乐回了办公室，呆呆坐着。莉莉又黏过来，小声问：“怎么样？”

熊赳赳答非所问：“我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采访部门的记者纷纷回窝，开机，敲键盘，码字，那声音就像一大群一大群蚕贪婪地吃桑叶。

下午五点半，办公室迎来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同仁们忙得焦头烂额，熊赳赳却要回去。

这是三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

回到加双引号的家，熊赳赳又呆坐了好久，天都老黑了，不想一个人吃饭，给郑恬新打电话，手机关机。隔一阵再打，再打，还是关机。

这也是三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

郑恬新他去哪里了？

二

熊赳赳狂打手机时，郑恬新正在《南河晚报》的会议室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有点吓人。

之前十分钟，郑恬新坐在电脑前，卖力地构思着有关高速铁路工地坍塌发布会的稿子。他将其他几篇稿子推给他带的两个记者，全身心对付这一篇。

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用在百分之二十的事情上，这个黄金二八定律，郑恬新最近才有切肤之痛。为什么同样的报道，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南河晚报》就是做不过才区区八年的《南河快报》？

郑恬新觉得老归咎于体制、机制什么的，有点无聊。就事论事，在一篇篇的新闻报道中，《南河晚报》只知道充当政府部门的录音机和传声筒，而《南河快报》却知道多一点质疑和探究，多一点弦外之音和意味深长，就是这两个“多一点”，《南河快报》把晚报的地盘一点点抢过来，读者群也一点点被挖走。

高铁工地这一篇，郑恬新觉得不能再输给《南河快报》，具体说，

不能再输给赳赳了，至少要打平。前两天赳赳的那篇重磅报道，给他的压力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一支写字笔轻轻在敲他的电脑，是办公室秘书小凌：“恬新，中层以上干部要开个紧急会议。”

“开会领导的事，就不用通知我了吧。”郑恬新笑笑地说。

一块巧克力偷偷地放在了桌上，她总是这样。郑恬新不是傻瓜，知道什么意思，但自从有了赳赳以后，打心里就很烦这类儿女情思。

“很不错的巧克力，我肚子正饿，谢谢啦，改天请你吃饭。”郑恬新抓起巧克力就往嘴里大嚼。其实他一点都不饿，只是当面让人难堪，又并非他的为人之道。

小凌满意地笑了：“你也得参加，社长特意交代的，快点去吧。”

郑恬新感到意外，立即抓起笔记本，赶到会议室。

会议室里都是人，要打麻将的话，足可开十来桌。放眼看去，都是些老头老太，好多连QQ和MSN都不会用，却对网络显得不屑一顾。一想到这，郑恬新就觉得堵心，就这些古墓派“高手”，还能指望办出充满朝气活力的报纸？做春秋大梦去吧！

但轻易显露自己的好恶，可不是郑恬新的风格。他很有礼貌地朝大家笑笑，挑一个角落坐下。

老头老太们的眼里充满不解和不满。郑恬新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小子，这是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你采访部的首席记者，有资格坐在这里吗？还不快滚出去，省得自讨没趣！

小凌是个善于阅读民意的秘书，马上说：“郑恬新列席会议，是社长特意交代的。社长就要过来了，这次会议要求不做记录，关闭手机。”

社长和总编他们鱼贯而入，都绷着脸。一坐下，社长说：“先强调一下，大家要以党性保证不透露会议内容，违者，将按党纪处分。”

人群一阵骚动，窃窃私语。郑恬新也觉得纳闷，什么事这样如临

大敌？

社长一声咳嗽镇住了人群：“下面，传达南河市委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鉴于《南河快报》前天刊登的有关南河房价成本清单的虚假报道，严重损害南河市改革开放形象，严重诋毁南河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调控楼市政策的决心和行动，其用心之不良、影响之恶劣，让广大干部群众愤慨不已。面对这起性质严重的政治事件，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和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南华市改革开放成果。”

人群一下子炸开了，所有人的目光刷地射向郑恬新。郑恬新脑袋轰的一下，蒙住了。怎么会这样，不就一篇房价成本清单的报道，它矛头指向个别开发商的暴利，又没批评政府部门，怎么就成政治事件了？再说，北边的福建和浙江的省会城市，前两年就披露了房价成本清单，当地政府也没说什么，怎么到了南河，就这样上纲上线？

郑恬新为《南河快报》和熊纠纠抱不平。但他不敢说什么，那齐刷刷而来的目光，逼得他只有把头压得低低的。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如释重负等，都在里面了。

采访部主任的大嗓门响了：“前两天我就说嘛，这种新闻怎么能见报呢，缺乏起码的大局意识嘛。某些报纸一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忘记绷紧政治这根弦，是要闯大祸的。这点，我可是经常在采访部敲打的。”附和的声音如潮而来，他们有了掩饰自己无能的最好挡箭牌，能不兴奋吗？

郑恬新忍不住心里骂着，得意什么，忘了前天因为重大漏税在下稿会检讨得屁滚尿流的样子？

社长敲了敲桌子：“闲话就不说了。当务之急，我们南河晚报一定贯彻市委市政府的会议精神，打好这场舆论战。所有人，无论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无论资深主任还是普通记者，都要自觉服从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接受考验。大家有没决心，打个这场翻身战？”

大家自然说有决心。散会后，社长叫住郑恬新：“小郑，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作为资深记者，你这几年的努力和成绩，我们是看在眼里的，相信你能站好立场。等下市物价局负责人会到报社，你和他们配合一下，以部门申明和澄清的方式，驳斥房价成本清单纯属个别人的虚构和编造。”

郑恬新除了麻木地点头，还能干什么？末了社长拍拍他的肩膀，郑恬新差点小腿一软，跌倒在地。

郑恬新埋着头，贴着墙壁回办公室。“恬新，恬新。”又是她，也不知她叫“恬新”，还是“甜心”？

别呕心了，好不好？郑恬新真想冲她大喊一阵发泄一下。为这个名字，郑恬新从小学到大学，没少受同学嘲笑。郑恬新一度提出要改名，他妈眼睛一瞪：恬新有什么不好的？恬是你的字辈，想忘本不成？妈妈一不高兴，凡事就别想折腾了。郑恬新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所以打消了改名的念头。

郑恬新现在也打消了发泄狂吼的念头，这样只会招来更多恶毒和奚落的目光：“有什么事吗，小凌？”

“你妈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了，好像有事。”

“哦，谢谢。”

“跟我还客气。恬新，你不要有什么包袱，听领导的就是，很快就过去的。”

妈的，连小小的秘书都跟社长一样的腔调，什么世道！郑恬新忍住怒火，接起电话。

“怎么回事，找你半天不见人？”妈妈的声音。

“报社有些事。”

“小新，马上回家来，有话跟你说。”妈妈当领导久了，跟儿子说话

也习惯命令语气。

“好几篇稿没写完，走不了。”

“那抓紧写，完了就回。”

电话挂了。永远是这样，母子间的通话不会超过一分钟。

郑恬新回到办公室。南河市物价局局长早等在那边，这几天有台风要来，天气变凉，可看他额头脖子的汗，像渗水的水龙头一样，滴个不停。

“你就是郑大记者？你好，你这次可得帮我好好写啊，不然我……”听他猫抓狗咬的吐字，郑恬新就想笑。南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些土鳖官员怎么连普通话都没学好？

郑恬新吓唬他：“怎么写？听说你在文件上都亲笔写同意将房价成本清单向社会公布，都白纸黑字，翻不过来了！”

“啊，那我不死定啦！”看他面如土色的样子，就是一头猪吃得太快被呛住的样子。这样的官员，南河市大大小小的单位遍地都是。

“当然了，你们毕竟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嘛，不是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郑大记者这么说，我还有救吧？”局长如蒙大赦。

“如果能查出是谁向外泄露这份文件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可以解释为这只是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郑恬新突然想到，如果真能查出这个人，把责任都推给他，熊纠纠没准就能脱身。

“哇，郑大记者真是诸葛孔明再世啊，明天我就向上级报告，要求审查能接触到这份文件的所有人员。查出来，我弄死他，哼！”他“哼”完的时候，一大坨鼻屎喷射而出，坚固地粘在桌面的报纸上。

郑恬新觉得反胃：“说他猪猡，所有猪都要抗议……”

等郑恬新将所有稿件入库，拖着又饿又累的身子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一天下来，没给熊趑趄电话或短信，还是第一次。

一开灯，爸爸妈妈都坐在沙发上，绷着脸的神情，和社长惊人相似。

郑恬新杯里的水还没喝进嘴，妈妈就不容辩驳地说：“小新，你必须马上和熊纠纠断绝一切关系！”

郑恬新好渴，喝完一杯又倒一杯。妈妈不耐烦了：“知不知道，她现在是个危险分子！”

郑恬新脱口就顶一句：“不就写了一篇报道，能危险到哪里去？”这在平常，郑恬新是很少这样当面顶撞妈妈的，乖孩子当惯了。

妈妈有点生气：“知不知道，下午的市委常委会扩大会上，我们的戴市长点了她四次名，说是虚假报道的反面典型！”

郑恬新冷笑：“夸张了吧，不就指名道姓曝光了几个牟取暴利的房地产商，我看够客气的了，还没说政府部门大赚土地财政，怎么市政府就坐不住了？”

妈妈气得站起来：“曝光什么莫名其妙的房价成本，就是和市政府作对！”

郑恬新也忍不住，要把在报社压抑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这个老土观念？想吓唬谁？只会让人笑话！这样说，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市政府和黑心的开发商穿一条裤子！怪不得老百姓总抱怨房价越调越涨，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

妈妈大叫起来：“郑恬新，你跟谁说话？我是你妈妈！”

郑恬新也很激动：“是谁也得讲道理，以理服人，动不动扣帽子，以势压人，和山沟沟的土霸王有什么两样！”

妈妈抓起桌上的遥控器，就往郑恬新砸过来：“郑恬新，你反了你！”郑恬新一闪，遥控器掉在地上，零件散得到处都是。

爸爸赶忙拉住妈妈，用眼神示意郑恬新进自己的房间：“老李，你心脏不好，要少激动，少激动。”

妈妈对着爸爸就是一顿骂：“看你养的好儿子，你就等着看我被活活气死收尸吧……”

郑恬新站在窗前，看街对面的排档食客惬意吃喝，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如此针对熊赳赳，她毕竟是自己已经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妈妈未来的儿媳呀。

爸爸进来，说：“小新，妈妈身体不好，你这样说话，不好。”

郑恬新说：“爸爸，我不是存心要气妈妈，我只是觉得这样对待赳赳不公平，这只是她的职务行为，即使要追究责任，《南河快报》才是第一责任人。”

爸爸说：“我理解你的心情，那篇报道我也看了，单报道看，没什么大问题，可时机不对。时机就是政治，懂吗？时机不对，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

爸爸还是个讲理的人，所以郑恬新可以坐下来听，“小新，你是做新闻的，比我更知道南河省是这一轮楼市调控中央重点监控的省份，南河市作为省会和全省第一经济大市，更是重中之重，你说，这个时候南华省自己的报纸曝光省会城市楼市如何如何黑，中央会怎么看，舆论会怎么解读？这不是授人以柄，说当地政府不作为，消极对抗中央的政策？”

郑恬新想辩驳什么，被爸爸制止了：“这是大的时机不对。小的时机是，戴宗市长刚刚上任三个月，市委书记一直住院化疗，实际上是他全面主持南河市工作。这个时候，捅出这么一件事，不是要他难堪吗？小新，你还年轻，不知道官场的事，一件平常人觉得没什么的小事，都会被人利用，整人，打击人，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

郑恬新说：“正因为戴市长才上任三个月，所以大可以对赳赳的报道不在乎，楼市再怎么样，那也是前任留下的问题嘛。”

爸爸摇头：“太天真了。南河市很多官员不会这样看，他们只会瞅

准机会喝倒彩，说房价涨了一点，就被中央盯上，也太没运作能力了吧？赳赳那篇报道，更要被他们大做文章，说自己的脚下竟然出现有记者自揭家丑，掌控能力到哪去了，适合主持工作吗？在这个背后，是只可意会的总问题，这个你也知道，就是戴市长和我们一样，都是南下干部子弟！”

一提到“南下干部子弟”，郑恬新泄气了，再也没有理由反驳。从小，他就觉得和当地小孩不一样，属于一个特殊的小圈子。圈子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伯伯伯母，大哥大姐，不断地提醒、教导、督促、告诫自己，放弃玩乐，好好学习，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成绩和表现，证明圈子里的子弟就是比当地孩子优秀。而不时耳闻的南下干部圈与本地圈争斗的惨烈，又被成人拿来鞭策自己的最好例证。

郑恬新叹气，这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漫长战争，因为戴市长的当选，进入一个新高潮，暗潮涌动，他躲避不了，也改变不了什么，能做的，就是暂时不想它。

郑恬新开门去下面排档吃东西。沙发上躺着的妈妈又有发飙的迹象：“这个时候还出去找她？”

郑恬新说：“妈妈，我饿了一整天了。”爸爸赶忙出来，说一起下去吃，帮妈妈带点上来，她晚上也没吃……

第二天，郑恬新起来的时候，爸妈不见了，只有冰箱上面贴着一张“小字报”：儿子，记住妈妈的话，当断则断！

郑恬新摇摇头，开始收拾屋子。遇上把家当旅馆的工作狂爸妈，他从小小学三年级起就学会收拾，六年级学会做饭，到现在，厨艺对郑恬新来说是小儿科，拿他的话说，下岗怕什么，可以去开饭店赚大钱。

郑恬新又忙活煲汤，水鸭炖莲子。留一半给爸爸，一半用保温瓶装好，送到赳赳那。保温瓶有一个大大的凹处，是那次晚上刮台风，郑恬